

“好不”不对称用法的语义和语用解释

沈家煊

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研究中十分重视语言中的不对称现象,经常以敏锐的观察力指出这种现象供后学者思考。在《好不……》一文中,吕先生指出,有一些形容词——安分、争气、讲理、公平、知足,等等——本身不能用“好”来加强,可是用“不”否定之后就可以用“好”来加强:

• 好 公平	好 不公平	• 好 安分	好 不安分
• 好 上算	好 不上算	• 好 知足	好 不知足
• 好 讲理	好 不讲理	• 好 争气	好 不争气

吕先生又说,这些词语在语义上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很值得研究。本文试图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些探索,并求教于先生和广大读者。^①

1.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说“安分”“讲理”等词语本身不能用“好”来加强,这是指一般用法而言,在特殊用法中,例如使用反语,则不受此限。事实上,当这些词语用“好”来加强时必须按反语来理解,如“好 安分”是对“不安分”的反语表达,“好 讲理”是对“不讲理”的反语表达。本文“好”字前的*号表示反语。

这些词语在语义上大多是表示在特定社会和文化中的道德规范或行为标准的,可称之为“道义词”(deontic words),它们包括:安分,争气,讲理,公平,人道,知足,识相,道德,知趣,晓礼,识时务,识抬举,通人情,守妇道,懂交情,得人心,等等。其中有些词语,如“安分”和“守妇道”明显带有特定社会性质的烙印。

还有一些词语虽然不属于“道义词”,但表示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对行为结果的某种期待,例如“值得”“上算”“经济”“习惯”,等等。这些词语跟“道义词”一起构成一类特定的带有社会性的褒义词,它们不仅与贬义词形成对立,而且也有别于其他性质的褒义词,如:表示愉快心情的词语——高兴、自在、痛快,等;表示繁盛景象的词语——热闹、繁华、兴旺,等;表示才智和身体上优良素质的词语——聪明、伶俐、漂亮,等。

首先,凡是贬义词都可以用“好”来加强,而且一般不能按反语理解。贬义词用“不”否定之后用“好”来加强,结果是“好”和“不”结合成一个加强副词“好不”,意思不变,例如:

好 蛮横 = 好不 蛮横	好 惭愧 = 好不 惭愧
好 糊涂 = 好不 糊涂	好 蹊跷 = 好不 蹊跷
好 狼狈 = 好不 狼狈	好 邈邈 = 好不 邈邈

其他性质的褒义词,情形与贬义词相似,例如,“好 高兴”=“好不 高兴”,“好 热闹”=“好不 热闹”,“好 伶俐”=“好不 伶俐”。但需指出的是,这些词语中有一些的表现是游移不定的,例如“好不自在”在近代汉语里就有“好不 自在”(肯定)和“好 不自在”(否定)两种意思,在现代汉语里仍然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前面所说的带有社会性的那类褒义词没有明确界定的范围,尤其是表示人们对行为结果的某种期待的词语,它们与其他褒义词的界线难

以划清。

2. 我们用“蛮横”代表贬义词,用“讲理”代表“道义词”,“好不 蛮横”与“好 不讲理”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语用上的“礼貌原则”来解释。根据 Brown & Levinson (1978, 1987)提出的“礼貌原则”,用言语进行评价,尤其是评价人的社会行为时,对坏的要说得委婉,对好的要说得充分。一般来说,对缺点的批评是一种有损对方面子的行为,不宜直接使用贬义词,因而用“不”加相应的褒义词来代替。例如,不直接说对方“蛮横”,而说他“不讲理”。相反,对优点的肯定应直接使用褒义词,不宜用“不”加相应的贬义词,例如,对方如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就不该用“不蛮横”来评价他。这种不对称可以图示如下:



否定褒义的“讲理”隐含着贬义的“蛮横”,否定贬义的“蛮横”隐含着却是介于褒贬之间的中性意思。受礼貌原则的制约,语言使用中“不讲理”的使用频率必定大大高于“不蛮横”,结果是前者成为一种“前缀否定”,“不”和“讲理”的结合很紧密,后者则是“句法否定”,“不”和“蛮横”的结合很松散:

不-讲理,不-安分 (“不”相当于否定前缀)

不 蛮横,不 放肆 (“不”是句法上的否定词)

这两种结构前再加上“好”来加强,自然就会导致“好 不讲理”和“好不 蛮横”在结构和语义上的对立。在历时上,“好不 蛮横”确实是从“好 不 蛮横”的反语用法演变而来的。(参看袁宾 1984)

3. “礼貌原则”还未能解释“好蛮横”与“·好讲理”之间的对立,即为什么“好讲理”一定要作反语理解才能成立。同样有待解释的是,为什么“好 不 蛮横”一定是反语,“好 不-讲理”则不是反语。

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反语常见的是用正面的词语来表示反面的意思,很少用反面的词语来表示正面的意思。我们常用“你真聪明”来表示“你真笨”,用“你真讲理”来表示“你蛮不讲理”,但很少用“你真笨”来表示“你真聪明”,用“你真蛮横”来表示“你真讲理”(需要特殊的语境才能这么用)。一般的修辞书把反语定义为“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没有指出反语使用的这种不对称。有的书虽然指出了这种不对称,却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解释。

Sperber & Wilson (1981)从语用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提出了反语的“引述理论”。他们认为,使用反语是按字面意义“引述”一个词语并对其表明一种(讽刺的)态度。“引述”是相对“陈述”而言,例如,“他五点钟到”这句话在(1)里是说话者自己的陈述,在(2)里是说话者引述小李的话:

(1)我已通知小李来开会,他五点钟到。他说是四点到,但他总是迟到一小时。

(2)我已通知小李来开会,他五点钟到。他总是迟到一小时,所以他要六点钟才到。

有一种“引述”是“回声引述”,乙的应答好象是甲说的话的“回声”,例如:

(3)甲:我这个人从来不蛮不讲理。

乙:你不蛮不讲理,那还有谁蛮不讲理!

引述的内容也可以是间接的,是对方的话所隐含的意思,例如:

(4)甲:这不是我的错。

乙:那这是我的错啦,你什么意思!

名言警句也经常成为引述的对象,例如:

(5)一心为公:现在的年青人才不信这一套呢。

总之,引述的用意不在传递某种命题内容,而是表示已听到或听懂对方的话并表明一种态度。例如(3)一(5)都是表明一种讽刺的态度,不以为然的態度。就“好蛮横”和“*好讲理”的对立而言,“好蛮横”的“好”是个陈述性加强副词,“蛮横”是陈述和加强的对象;“*好讲理”的“好”是个引述性加强副词,“讲理”是引述和加强的对象。^②反语的不对称用法可以这样来解释:在用言语进行评价,特别是评价人的社会行为时,经常要引用按文化定义的行为规范或道德标准,也经常要提到我们对行为结果的正常期待。因此,当有人明显违背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或当我们的正常期待落空时,我们就常用讽刺的口吻引述这些规范、标准和期待,例如说“你好讲理呀!”“这样做好值得呀!”相反,对不道德、不规范、令人失望的行为的批评总是针对某些具体的人或事,因此贬义词语一般不会是引述的对象。

“*好讲理”这类词语中的“好”不仅是一个引述性的加强副词,而且是一个“道义性”的加强副词,因为它所引述和加强的对象限于一类特殊的、表示道义的褒义词(包括少许表示对行为结果的正常期待的词)。我们还不知道除了汉语,其他语言中从语义上定义的“道义词”是否也能在用法上找到相应的特点。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道义”总是和“应该”相关,例如法语中devoir一词既表示“应该”又表示“道义上该做的事”,即“义务”或“责任”。“道义词”前面总是可以加“应该”:应该安分,应该讲理,应该识时务,等等;其他性质的褒义词则不然,例如,我们一般不说“应该机灵”,而说“应该机灵一点”;不说“应该热闹”,而说“应该再热闹一些”;也不说“应该高兴”,而说“这种场合应该高兴才对”。这是因为道义标准总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变来变去,而其他性质的褒义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热闹”算是繁盛景象,但有人却喜欢清静;我们感到“高兴”的事会使我们的敌人扫兴。

4. 双音副词“好不”的形成是一个“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过程,也就是一种语用法在约定俗成之后变为语法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假设如下:

好(引述)不蛮横(反语)→好不(陈述)蛮横→好不(陈述)热闹

这个式子表示,“好不”这个双音副词的形成源自“好”这一单音副词的一种语用法,即“引述+讽刺”的反语用法。可以设想这样的使用场合:

(6)甲:你真蛮横!

乙:我哪儿蛮横啦?(我一点不蛮横。)

甲:你好“不蛮横”呀!

由于“不”和“蛮横”的联系比较松散(见第2节),上述用法在变得频繁后,“好”和“不”就逐渐结合在一起形成“好不”。这个“好不”不再是引述性的,而是陈述性的,从而使语句的字面意义重新与实际要表达的反面意思相一致。这种演变过程很可能首先发生在用“不”否定的贬义词上,待“好不”形成后再扩展到除“道义词”以外的其他词语上,如“好不热闹”。设想这一顺序的理由是,如前所述,反语用法的“好”一般用于正面词语,而贬义词用“不”否定后接近于正面词语。

最后要解释的是经常提到的“好容易”等于“好不容易”这一现象。考虑到“好”的反语用

法,这一现象不难解释。当我们说“好容易”等于“好 不容易”时,大多是针对“好容易”作状语而言的,后面往往还带有副词“才”,例如,“找了半天,好容易才找到了他”,而当“好容易”不作状语时不一定等于“好 不容易”,例如:

(7)要吃这吃那,说得好容易,谁来做呀!

虽然“说得好容易”隐含“做起来不容易”的反面意思,但“好容易”本身在这里仍表示很容易的意思。我们认为,作状语的“好容易”是它的反语用法“语法化”的结果:

*好(引述)容易(反语)→(状语)好容易(非反语)

这里的*号跟“*好讲理”中的*号一样表示要按反语来理解,而作状语用的“好容易”已经约定俗成,凝固成一个表示反面意义的副词性成分,说话人在使用时已不再意识到它是一种反语用法。反语“好容易”在状语位置上语法化,这可能是由于后面的“才+动词”决定了它只能表示反面的意思。总之,作状语的“好容易”跟“*好讲理”的差别只在于语法化的程度不同而已。

以上主要从语用角度对“好不”的不对称现象作出一些解释。吕先生一贯强调语法研究要跟用法研究结合起来,研究用法的规律正是语用学的任务。我们相信,语用研究的发展一定会使语法研究更加深入。

附 注

① 本文只考虑双音节和三音节的形容词语。音节因素不在考虑之列。“好不 通情达理”可以跟“好不 通情理”意思相反,很可能是音节数目在起作用。

② Biq(1989)为解释“好不A”等于“好A”,认为其中的“不”是个元语否定词(即引述性否定词),这种解释十分牵强,而且不能解释“好A”的反语用法。我们认为,把“好”看作元语副词(即引述性副词)能对有关现象作出更全面更自然的解释。

③ 袁寅(1984)指出,这样的例子代表“好容易”正从一般用法向反语用法过渡。我们同意这一看法。

参考文献

- 吕叔湘 1984,《好不……》,《语文杂记》,上海教育出版社,原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
袁 寅 1984,《近代汉语“好不”考》,《中国语文》1984年第3期。
Biq, Yung-O. 1989.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i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7:75-95.
Brown, P. & S. Levinson. 1978.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ed. by E. Goody, 56-3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rn, L. 1985.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and pragmatic ambiguity. *Language* 61:121-174.
Sperber, D. & D. Wilson. 1981. Irony and the use-mention distinction. In: *Radical Pragmatics*, ed. by P. Col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沈家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100732)